

➡➡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虽然尽力地想接受她的存在,可却总是无法拉近与她的距离,每每见到她就想起那个罪恶的夜晚,想起雅儿所受的屈辱。

●妻子雅儿是经一个朋友介绍的,那时我在大学读研究生,忙于读书,虽然已经三十出头了,但婚事依然没有着落,所以,当时介绍她和我认识后,我们即开始交往了起来。

雅儿在一个事业单位里工作,比我小4岁,她心地善良、性格平和,因为长年照顾生病的父亲,自己的婚姻大事也就给耽误了。

我俩有点惺惺相惜,更多的是缘分,彼此感觉都挺好,整个交往还是很和谐愉悦的。

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当了老师。毕业后的工作稳定了,我和雅儿的交往也有了结果了。在认识一年多后,我和雅儿走进了婚礼的殿堂。因为年龄的关系,我们都渴望能尽快有个孩子。可就在结婚半年后,因为我的业务成绩突出,学校派我去美国进修一年,由于行程很紧,所以俩人要孩子的事只能等我回来后再说了。

在国外那段时间里,我每两个星期就会给雅儿写封信,或者一两天打个电话回来问候。雅儿怕我打国际长途花钱多,让我少打电话多写信。她给我的信写得很勤,我明白她是为我做样子。于是我俩之间的鸿雁传书,成为连接起我和雅儿情感的纽带。

可是没多久后,雅儿给我的信少了,最后干脆就没有了。当时,我挺纳闷的,便书信询问其故,但是我的信都是泥牛入海,杳无音讯。正在这时,导师克里斯教授对我的学习情况很满意,主动提出让我再延续一年学业,并鼓励我今后转为博士生继续深造,还允诺如果我愿意,他还可以出面联系安排我的妻子陪读。

听到这个消息,我非常高兴,连忙打电话告诉雅儿。没想到雅儿接到我的电话后,一副很惊吓的语气。我以为是越洋电话的质量不好,便大声说:“我是成明!我是成明啊!”她听了非但没有兴奋,竟然大哭了起来。那种想压抑却无法压抑的抽泣,一声声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。我的心里一沉,冥冥中感到雅儿一定遇到了什么问题,我急切地在电话里询问着:“雅儿,你怎么了?”

可是她不回答我却一直在哭。我以为她是因为思念我而抽泣,便大声地对她说:“教授希望我留在这里继续深造,并愿意协助我办理你出国陪读的手续,过不了多久,咱们就可以见面并一起生活了。”

谁知,她听了这个消息非但没有兴奋,竟对我说:“成明,你忘了我吧。我不会去美国,我们离婚吧!”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,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她有了外遇。我逼问她是不是又有了什么人?

她长久沉默后说:“算是吧,是我不配和你在一起。”

我愣了,呆呆地拿着话筒,不知道该如何说了。雅儿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,我不相信她会是那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。而且即便是有了外遇,也不可能痛不欲生的哭泣啊!

放下电话,我连夜给她写了封信,希望她能告诉我真相。并坦言我出国学习让她一人受苦了,并表示她一旦来了美国,我会加倍的偿还她,让她幸福和愉悦。为了让她能早日看到信,我还使用了很昂贵的航空快递方式。

忐忑中等了一个多星期后,我再一次给她打电话,谁知她一听是我的声音,立刻就把电话挂了。再拨打过去便是对方已经关机的提示。无奈之下,我把电话打到她的妹妹那里,她的妹妹听到是我并询问情况时,也禁不住地哭泣了起来。好久后才对我说,她姐姐离开我的决心已经不可改变了,让我死了这条心吧!说完就放了电话。

此后,不管我是如何打电话,雅儿都是拒接抑或接了就挂。无奈之中,我只好放弃了这种打电话询问的无效方式,转而不断地写信给她,诉说我们之间的感情,并希望她能三思而行。可是,所有的信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。这让我心里感到失落万分。

●我延缓一年学习的各种手续办好了,导师还询问我是否办理妻子陪读的手续?鉴于雅儿对我的态度,我只好以妻子父亲身体不好,无法离开为理由,婉言谢绝了导师的好意。

继续留在美国学习、搞科研的日子,一天一天静静地过着。圣诞节的时候,导师说我可以利用假期回家看看。于是,我连忙订了机票回到了家里。当我来到家里时,看到家里空无一人,似乎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。放下行李我便来到了她妹妹家。当我敲开门后,她妹妹一见到我后,没说一句话,泪水便涌了出来。好一会儿,她抽噎着说:“我以为你不会来找我姐了吧。”我说:“我为何不找你姐啊,她是我的妻子啊!”听了我的话后,她连忙把我让进了客厅。我问:“你姐呢?”她说:“我姐出去办事了,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坐下后,我连忙询问:“你姐姐到底怎么了?为何不给我回信也不接我的电话啊?”

她一听,原本就在眼眶里涌满的眼泪又流了出来,说:“遇到那样的事情,你就是提出不要她,我们家也说不出什么,都怪姐姐命不好啊!”

我急切地问:“到底出了什么事啊,怎么扯到我我不要你姐啊?”

在我的急切追问下,她流着眼泪讲述了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,就在我出国半年多时,雅儿在一次加班回家途中遭到了一个歹徒的抢劫和强奸。夜静人深之际,她根本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孔,又羞又辱之际她选择了独自承受。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身体发生了变化,在第三个月后发现怀孕了!这对她不啻是重击过后的第二重打击。本来遭受污辱已经使她伤心难过得无法自拔,紧接着的怀孕使她更是痛苦绝望。

得知自己怀孕后,她便去医院想打掉孩子,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医院给她的结论是她因先天性的原因,如果做流产会出现意外。而且,有可能再也不能怀孕。雅儿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就在家里的割腕自杀。幸运的是那天她的妹妹正巧来看她,见她倒在血泊中,连忙打了120送她进了医院。抢救过来的雅儿情绪极不稳定,她不能听见人说我的名字,一说就哭闹着寻死觅活。直到怀孕七个月多后,她才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她认了天命,想离婚后自己养活孩子。

雅儿妹妹讲完后,我也早已泪流满面、心如刀绞。这时我才理解,她为何接到我的电话后就哭,并执意的要和我离婚了。再看看妹妹的家,阳台上乱七八糟悬挂着一些小孩子的衣物。询问后知道,雅儿果然在她妹妹这里住。随着她妹妹的引领,我走进了雅儿的房间。看到不大的床上,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孩子睡得正香甜。

我盯着她看着,大脑一片空白。孩子长得挺好,脸型上有一些雅儿的痕迹,但似乎又不明显。突现的事实让我不由得攥紧了拳头,泪水再一次喷薄而出。

这时,出门办事回来的雅儿进门了。她一见到我,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了,人呆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。她那双美丽的眼睛,此时涌满了辛酸、愧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,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摄 组合 I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孙成明 整理/木工

孩子本无罪

疚、痛苦……分别近两年的重逢,谁会想到竟然会是这样的情形。我走上前去,身心疲惫地想拥她入怀,可她却躲开了。

她用一种胆怯的目光注视着我,我趋前一步拥住了她,忍不住的眼泪也涌了出来,我嗔嗔地说:“都是我的错,没有保护好你,跟我回去吧!”我感到了她在抽泣,开始只是小声地哭泣,渐渐她的全身都在抖动不停。僵硬的两只胳膊也缓缓地围到了我的腰上,终于,她的悲痛如同洪水决堤,她使劲抱住了我,把泪水尽情地洒在了我的胸口。

●再次回到美国后,当完成学业的时候,我拒绝了导师让我继续留下来读博的建议毅然回国了。回到学校后,领导给我分了一室两厅的住房。一个月后,雅儿重新跟我回到了新家。她竟然带了小孩过来,让那些知道我出国近两年未回的同事们感到很疑惑。其实,我也感到很尴尬。在学校期间,除了教课外,几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,下课后便早早地回到家里,再也不出去闲转,尽量避开人多的场合,即使走在路上,我也总是低着头,怕撞见熟人。

孩子一天天长大着,毕竟是雅儿孕育而生的孩子,她所表现出的天然母爱,让我从厌恶到理解。只是我依然无法喜欢那个孩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虽然尽力地想接受她的存在,可却总是无法拉近与她的距离,每每见到她就想起那个罪恶的夜晚,想起雅儿所受的屈辱。

雅儿给她起名叫小小,还使用了她的姓氏。我理解她的良苦用心。毕竟让这个孩子姓我的姓,那是我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
转眼间,孩子已经四岁了,见了我也会叫爸爸,不过,我的答应并不痛快。她挺聪明的,大概感到我不喜欢她,难免对我有些惧怕。渐渐地,她叫爸爸时开始胆怯和陪着小心,能避开不叫就不主动叫。与雅儿却很亲热,只要雅儿在,她总是黏糊着她,离我很远,甚至躲着我。

我不能否认,一听小小叫爸爸,我的心里便翻腾着很不舒服。于是,我能不早回家就不早回家,每天很晚才回去,回去后吃好饭便躲进卧室看书或者写教案。虽然我避免了和小小的正面接触,而且我极力地将心思用在工作 and 教学上,但似乎工作成效很不好。

有一天,雅儿身体不舒服,起床迟了还没洗漱,见我吃好要出门便叫住我,让我帮着去送小小上幼儿园。小小站在雅儿的身后,小手抓着雅儿的衣服,仰起脸企盼地看着我。我下意识地点了皱眉,虽然我没有说不送她,但小小却察觉到我的不情愿,她慌乱地低下了头,眼眶里顿时涌出了泪水。雅儿明显看出了我的不愿意,轻轻地叹了口气,把孩子抱在了怀里,对我说:“还是我去送她吧!”说着,她揉了揉眼睛上的眵目糊,抱着小小出了门。

我本想叫住雅儿,但嘴张了张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孩子趴在雅儿的肩头,默默地看着我。我鬼使神差地朝她挥了挥手,虽然没说任何话,但小小竟然被我这轻轻的一挥,激动的脸上突然焕发了热情,她冲我晃着小手,大声地喊道:“爸爸,再见!”我的心猛地被感动了,其实,孩子是无辜无罪,而且很容易被感动的。

那天上班时,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小小和我说再见的声音。干什么都觉得找不到状态,原本上课时口若悬河的神采,也变得磕磕巴巴,好几次都南辕北辙错得让学生们惊愕。

下午下班前,我不由自主地早早来到了幼儿园。我

从来没有送过小小,不但找不到她所在的班,更不知道如何去找。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她在三楼的一间教室。我迅疾地上了三楼,趴在那间教室的窗户向里张望,看见小小蹲在教室的一角孤独地摆着积木。

●老师见我在张望,大概是看着我面生,便走出来说我是谁的家长,这时,小小听见了我的声音,她转过了头,似乎不敢相信似地透过窗子看着我。当听到老师叫她的名字时,她又高兴又扭捏地走了过来,好像很不好意思。当我告诉她我是来接她的时候,她竟然吃惊地瞪着两只大眼睛呆立在那里,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但是,我能感觉到她很高兴。因为随后她马上转身去凳子上拿来了自己的小外套。

那晚雅儿去幼儿园接孩子时得知我接回来后,她一进门的表情充满了惊喜。一见到她后,小小扑了过去,开心地 说:“妈妈,是爸爸接我回来的!”说完,小小转过脸看着我一脸兴奋地笑着。雅儿顺势问小小:“爸爸好不好?”“好!”小小响亮地回答。我虽然一言不发,但内心里却翻腾了起来。虽然小小的到来是雅儿蒙受屈辱的后果,但是,她毕竟只是个孩子。“孩子无罪啊!”我的耳边似乎传来了一声震撼心灵的声音,它在瞬间超越我内心一切狭隘的情感。我不禁自责了起来……

此后,家里的氛围好多了,小小虽然还是很扭捏,但已经从过去的躲避变成了慢慢地接近我了。

那段时间里,雅儿的单位组织体检后回来告诉我,医生说 she 可以怀孕,只是注意一些必要的检查和平时的保养即可。我听了后感到特别高兴,与雅儿商议着如何为生孩子做些准备。

雅儿为了让小小有心理准备,偷偷地询问小小是否愿意家里再有个小妹妹或者小弟弟?小小似懂非懂地询问:“到哪里去要小妹妹还有小弟弟啊?是妈妈你生的吗?要是妈妈生的我很愿意……”

小小已经四岁了,虽然我对她的态度比过去好多了,但是内心深处里对她的身世之怨还是无法释然。遇到她出了点什么问题,我便会忍不住地严厉训斥。所以,她在我的面前很乖巧,并且很早熟的变得越来越懂事。每次严厉批评她的小错误后,看到她一副十分恐惧的神态,我的心里也十分痛苦,因为我能感觉到,每次批评孩子,雅儿的表情都十分复杂,因此我的严厉和暴躁,伤害的不仅是孩子还有雅儿。

那段时间里,我始终在努力地让自己去接受现实,虽然小小的到来,是我和雅儿都不能接受的现实,但既然已经将孩子生下来了,那就没有必要去降罪于孩子。毕竟孩子是无辜无罪的啊!那一瞬间我竟然从心底对小小萌生了爱意。也许当一个人经历过巨大痛苦的磨难之后,感情也能得到升华。我也想通了。小小既然来到我们这个家庭,那就一定要给予孩子最真诚的爱、最浓厚的爱,这样,孩子才能健康成长。

于是,在一天晚上与雅儿在一起的时候,我对雅儿说:“我们年纪也不小了,你的身体又不好,再要孩子说不定还会有危险。我们已经有了小小,还是不要再生孩子了吧!”

雅儿吃惊地看着我,满脸的困惑中又有很多的感动,她的眼眶里涌满了泪水,嘴巴张了几下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。我知道她一时半会儿还无法接受我的决定,但是,我已经下了决心。我要尽自己的所能,为小小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。这不但是对小小,更是呵护雅儿的感情。只要全家和谐美满,再要不要一个孩子真的不重要了。